



百花唱本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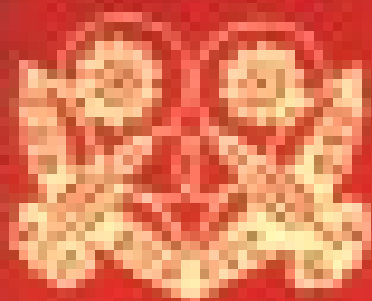


(相 声)

我爱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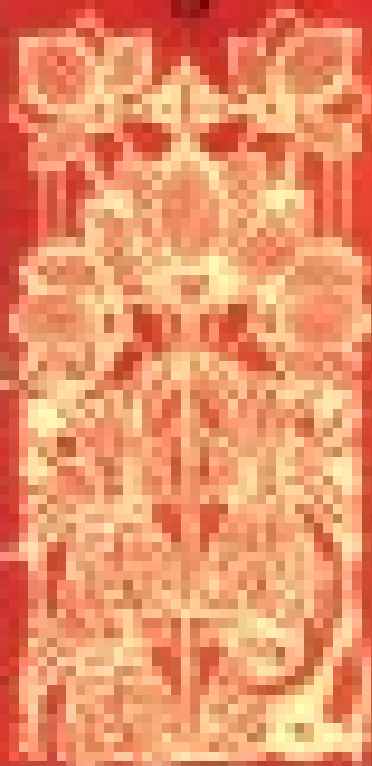
我 爱 农 村
不 可 抵 挡
借 火 儿
糊 塗 县 长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百花唱東

3



THE 3RD
我愛农村

編輯：張曉

設計：張曉

繪圖：張曉

出版：張曉

圖書出版部

百花唱本(3)

我爱农村(相声)

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6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 字数 19,000

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統一書号: T10151·322

定价: 0.07元

为了供应农村文艺演唱材料，我們將陸續編輯出版《百花唱本》。这套书里收的剧本和曲艺作品，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也有历史题材的；有优秀的保留节目，也有新創作的。形式也都是在河北省农村中比較流行、为农民熟悉和喜爱的。每本尽量只收一个剧种或一个曲种。有的作品，根据需要，由本社編輯部作了一些修改和加工。

我爱农村 (对口相声)

长春市曲艺团集体制作

蔡培生 执笔

甲：跟您说呀，昨天我给我姑姑去了一封信。

乙：那您跟我说什么呀！

甲：这封信和别的信不同。

乙：有什么特殊的？

甲：是用信封邮走的。

乙：多新鲜！

甲：不，里边还有信瓤儿。

乙：废话！有邮空信封的嗎！

甲：我要跟您说的是这信上的内容。

乙：您这信上的内容是怎么一回事儿？

甲：这封信关系到我的终身大事。

乙：噢！

甲：我先问问您，我是不是一个初中毕业生？

乙：是呀。

甲：现在我是不是一个农业战士？

乙：是呀。

甲：我是不是一个青年？

乙：是呀。

甲：我是不是还没有对象？

乙：是呀……我知道你有没有呀！

甲：本来就沒有么！

乙：那——是呀。

甲：这不就得啦！

乙：什么得啦呀！問你那信上的內容。

甲：那您得先知道我姑姑給我来信的內容。

乙：那封信是什么內容？

甲：問我在农村的生产、生活怎么样，并且要在城市里給我介紹一个对象。

乙：这可要看您的态度了。

甲：是呀，您說我姑姑她是怎么个想法？

乙：关心您唄。

甲：关心我？为什么还引誘我回城里去，怕我在农村扎根儿？

乙：这一說是不关心您！

甲：不关心我？那为什么还要給我介紹对象？

乙：那……这話全叫他一个人說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甲：也不是关心我，也不是不关心我。

乙：是怎么呢？

甲：是惦记我。

乙：廢話！

甲：不过这种惦记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乙：好的一面是什么？

甲：希望我通过劳动鍛炼，在政治思想上、建設本領上能有很大的进步。

乙：那么不好的一面呢？

甲：恐怕我念的书在农村用不上，埋沒了人才。

乙：这种想法儿可錯了。

甲：所以在这封信里我就介紹了我們这儿的实际情况，美好

远景，和我們的志向，使我姑姑得到正确的認識。

乙：您把这信念給我听听好吗？

甲：好，您可以听听。

乙：念吧。

甲：（念）敬爱的姑姑，冒号。

乙：“冒号”？

甲：这句下边儿是点的冒号。

乙：您就甭念标点符号了。

甲：（念）時間过得真快，自从我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走向农业战线，建設新农村，已快三年了。回忆起这三年来的生活，我的心里感到无上的愉快。

乙：这是信的开头。

甲：（念）您还记得吧，三年前当我第一次拿起鋤头时，还是一个对农业生产一点儿不懂的“二楞子”呢。

乙：“二楞子”？

甲：啊，高粱和玉米不分，谷苗和草不分，一鏟地，草、苗一齐攘，大伙說我是“二楞子”。

乙：是够楞的啦！

甲：（念）在党的教育和老农的帮助下，現在不但初步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并且在今年夏天的一次三百多个鏟趟好手比武时，我还得了个第三呢！姑姑，您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为我的进步感到跳高吧！

乙：跳高？

甲：不！高兴。

乙：我說的呢！

甲：另起一行。

乙：“另起一行”？信上还有这詞儿呀？

甲：这是我跟您說。

乙：甭費这心了。

甲：(念)三年来，我和有志气的青年伙伴们，用双手在我們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播下过各种谷物种子，收获过珍珠般的粮食；用双手栽植了果林；也用我們的双手，改造了涝洼塘，在这些千年不长苗草的地方，种了庄稼，收了粮食。

乙：真不简单。

甲：另起一行。

乙：您別提这“另起一行”行不行！

甲：(念)姑姑，我已經下定决心在这儿安家立业了。就是您来到我們村时，我想您也会爱上这块美丽、富饒的土地，何况我們公社未来的远景更激动人心。您看这該有多么好呀！每当我们談起未来时，真是心如蜜甜。(向乙)跟您說，这里有一段事儿我不好意思說。

乙：哪段事儿？

甲：就是我的婚姻問題。

乙：那有什么，您談談。

甲：县里派来了一批同志，都是立志在农村扎根儿的。其中有一个，我們很快就熟悉了。她看中了我，我也看中了她，我們两个在劳动中建立了感情。就这事，我不好意思說。

乙：这是好事呀，有什么不好意思說的。您写上了嗎？

甲：別忙，您往下听呀。

乙：快念。

甲：(念)最近，听說城市里大批有志气的青年都紛紛要求到农业战线上来做一个新兵，这对我有很大的鼓舞。我是

个共青团員，我下决心，要在农村扎根，干一辈子，让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我们手里建成。

乙：好。

甲：(念)到那时，我們就能每年生产大批粮食，提供大批的工业原料。工业发展了，将大大促进农业技术改造，就可以实现“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蜡”。

乙：蜡呀？那叫“点灯不用油”！

甲：我們村儿还有不少点蜡的。

乙：您往下念吧。

甲：(念)目前我們已經胜利地完成了秋收，提前完成了国家购粮任务。今天，我們社召开了評比大会，我們队又被評为紅旗队。(向乙)我告訴您……

乙：啊。

甲：特別是我們俩还一起被評上了……咱甬提这个了，接着念信。

乙：別！您說完了这句话。

甲：您往下听就知道了。

乙：那您快念。

甲：(念)我們大家个个情緒飽滿，表示坚决在下一步生产中，作出更大的成績！

乙：好！

甲：(念)姑姑，您看到这里，大概您已經明白了，关于我的終身大事，我想过了，也应该严肃地考虑一下了，您說要在城市里給我介紹一个对象的事儿，我……

乙：接受了。

甲：(念)謝絕了。

乙：謝絕了？

甲：(念)因为我舍不得离开这里，这里又是那样的需要我。做一个又紅又专的农业战线上的战士，該多么光荣和幸福啊！何况我的对象也已經在这里选好了，我們的爱情是非常巩固的，是牢不可破的，是任何力量也拉不开的。

乙：嗨！

甲：(念)姑姑，我想您一定很关心她。现在我正式向您作一个真诚的、毫不保留的、毫不隐瞒的、坦白的报告。

乙：这叫什么詞儿！

甲：(念)首先她劳动好，并且她有着健壮的体质，她有一双閃爍光芒的大眼睛，尤其她那动听而富有节奏的歌声，响彻了整个大地。

乙：太好了。

甲：(念)三年来，她和我一直是形影不离，共同工作，我对她有充分的了解和熟悉——从她的头部一直到脚趾头。

乙：脚趾头？

甲：(念)她的工作，引起了全队的重視，她的足迹踏遍了全公社。那真是威名远震，全公社沒有不認識她的。(向乙)就是您見着了，也認識，她就是我的……

乙：未婚妻。

甲：拖拉机。

乙：拖拉机呀？！

不可抵挡 (对口相声)

章 明

甲：相声是語言的艺术。

乙：不錯。

甲：語言的力量相當大。

乙：對。

甲：有些語言就像春天刮的風一樣。

乙：對，所謂“知心話兒暖人心”么。

甲：哎，還有些語言哪，就像夏天的大雨一樣。

乙：對，所謂“快人快語”么。

甲：還有些語言哪，就像一劑良藥，叫你吃了能治好病。

乙：對，“苦口婆心，治病救人”么。

甲：哎！還有些語言就像炮彈。

乙：對！（奇怪）啊？！就跟炮彈一樣？

甲：一張嘴就能爆炸。

乙：有這種語言嗎？

甲：有，我就能說這種語言。

乙：噢，您就能說這種語言？那……您先離我遠點兒吧！

甲：什麼意思？

乙：回頭一說話我先挨一炮彈，受得了嗎！

甲：這種語言，得分在什麼地方說。

乙：噢，什麼地方說呢？

甲：戰場上。

乙：戰場上？

甲：哎！

乙：那咱們打仗就省事了。

甲：怎麼？

乙：讓你到前沿陣地一站，冲着敵人一說話，敵人就滿趴下啦！這倒省武器。

甲：也得帶着另外的武器。

乙：什么武器呀？

甲：（用手比划）一般說这么大个儿。

乙：重炮！

甲：这么长。

乙：火箭？

甲：后头还有俩小瓣儿。

乙：嗯！是新式武器，沒瞧見過。

甲：誰都看見过。

乙：叫什么名字呀？

甲：广播喇叭。

乙：喇叭筒儿啊！你們用喇叭筒儿打仗？

甲：对。我們是对敌广播組，通过我們宣傳，介紹我党我軍的政策，介紹我們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傳遞蔣軍家屬的信件，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我們的宣傳就是炮彈，飞到敌人心脏里去，咣！爆炸！

乙：这么一說，威力还挺大呀！

甲：威力大得很，而且是无法防御，不可抵挡。我現在就給你演习一下。

乙：等会儿吧！回头一爆炸受得了嗎？

甲：嗨！我这个不是实彈演习。

乙：不爆炸呀？

甲：啊。我給你学学我們怎么广播，敌人怎么个狼狽相。咱們这喇叭响啦：（作广播状）“金門島蔣軍官兵注意，今天是双日子我軍不打炮，你們可以出来晒晒太阳。”你再用觀測鏡一看，蔣軍官兵像一窝蜂似的都出来了。

乙：还真听话。

甲：出了洞之后，有的拿虱子，有的倒尿盆儿，有的在太阳

地儿打盹儿，有的托着腮帮子出神儿。

乙：那是干嘛？

甲：想家啦！

乙：噢，他們的家乡在大陆。

甲：这时候咱們又接着广播：“金門島蔣軍官兵注意，特別是河南蔣軍士兵注意，我們今天給你們介紹河南建設的新面貌。”有个蔣軍士兵叫王黑子，一听就高兴了：（学河南口音）“好啦，好啦，你們別說話啦！介紹我們河南情况啦。”

乙：王黑子就是河南人。

甲：旁边有一个不乐意啦：“河南怎么啦！昨几个介紹我們河北，河北建設得多好哇！”

乙：他是河北人。

甲：旁边又有一个不乐意啦：（学上海話）“啊啦上海也勿錯。”

乙：上海人。

甲：正說着哪，打那边过来个排长，外号叫“狗食”。

乙：这外号实在不怎么样。

甲：“你們干嘛哪？你們在这儿开夸家乡晚会哪！这要让上司听見受得了嗎？”掏出哨儿来，“噤儿噤儿”，“集合！”

乙：集合干嘛？

甲：“立正！向右轉！跑步——走！”

乙：出操。

甲：什么出操，他让这些士兵們跑，跑累啦，就顾不得听广播了。

乙：怨不得这小子叫“狗食”哪！

甲：一会儿工夫臥下一大半。

乙：怎么？

甲：蔣軍士兵个个都鬍子一大把了，天天挨打受罵，見不着太阳，吃的又是发霉的美国面粉，成天跑肚拉稀，經不起这么折腾啊！

乙：沒有劲儿啦！

甲：狗食排长用大皮靴踢：“起来！跑！”“哎哟，排长，我爬都爬不起来了！”“剛才听見了广播沒有？”“报告排长，听見了。”“听見了？混蛋！起来跑！”“那什么我們……什么也沒听見！”“沒听見？行啦，解散吧！”

乙：不跑了？

甲：什么也沒听見哪！

乙：这倒干脆！

甲：刚一解散，打那边过来一个营长，这小子更厉害，照着排长“啪、啪”就是俩嘴巴，（学河南口音）“混蛋！你纵容士兵偷听共軍的广播！这样叫美国顧問先生听見了怎么办？士兵們回头一掉轉枪头子，俺受得了嗎？”

乙：这小子也害怕了。

甲：“下次再让听，把你枪毙喽！”“是。”“方才共軍广播的什么？”“报告营长，我什么也沒有听見！”“混蛋！我叫你听見你就可以听見！”

乙：这都什么脾气呀！

甲：“……下次再播河南的新聞，打电话报告我！”

乙：干嘛？

甲：“我也来听听！”

乙：他也想听听家乡的消息。

甲：就是啊！等营长一走，当兵的在地洞里直罵：“什么玩意儿，老臥地洞，見不着阳光！”本来病号就多，这样一来就更多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开动脑筋，想了一条“妙

計”。双日子可以出洞啦！

乙：什么“妙計”？

甲：一个班发一套鑼鼓。

乙：要唱戏！

甲：不，叫当兵的一出洞就敲鑼打鼓，这不就听不見广播了嗎？排着队轉圈儿打，（模仿鑼鼓声）咚咚咚咚咚！鏘鏘鏘鏘！咚……

乙：这个熱鬧！

甲：（繼續模仿鑼鼓声，漸漸地变成了秧歌点子）

乙：怎么打起秧歌点子来了？

甲：我們那儿广播东北大秧歌，蔣軍士兵不知不觉就随起来了。

乙：这巧劲儿。

甲：狗食排长一听：“別打啦！这打着打着非扭起来不可！全钻洞吧！”

乙：都钻回去啦！

甲：也不能都钻，总得留几个站崗的。那一天，当兵的都爭着去站崗。

乙：这可是新鮮事儿。

甲：这天夜里，王黑子爭取到了头一班崗，他剛上崗，咱們的喇叭又响啦：“蔣軍士兵王黑子注意，蔣軍士兵王黑子注意！”王黑子吓了一跳：“怎么，喊上我啦？”

乙：到底怎么回事？

甲：他母亲从河南給王黑子来了一封信，寄到前綫，讓我們替他广播一下，正巧叫他听見了。

乙：可太好了！

甲：信里是这样写的：“黑子吾儿，自从你四八年四月十七被

蔣軍抓去，为娘日夜挂念在心，不知你現在受着什么苦罪？記得你离家时帶走两块紅薯，留下一条藍布汗巾，还說：‘娘，不是儿子不願尽孝道，只怨官府的心太狠！’这些你都忘記了沒有？如今我和你的妻子孩子托毛主席的福，生活得十分美滿，望你认清恩人仇人，及早回头，回到为娘的身边来……”

乙：这是母亲的囑咐！

甲：咱們广播完啦，王黑子直掉眼泪。这时候，狗食排长查哨来啦：“嗨！王黑子，恭喜你，来家信了！”

乙：坏了！

甲：王黑子“哇”的一个立正，（哭咧咧的声調）“报告排长，我……什么也……沒听见！”“别他媽装蒜了！告訴你，那是假的！”（仍旧哭咧咧地）“报告排长，是假的，假的我也沒听见！”

乙：反正沒听见。

甲：“混蛋！你听沒听见？”“啊……听见啦！听见啦！也是假的。”其实王黑子自己知道是真是假。他临走的时候，撂下什么东西，說了什么話，只有他娘一个人儿知道。

乙：这假不了。

甲：結果第二天，这班上一点名，少仨人儿。

乙：哪儿去了？

甲：王黑子和另外两个士兵用籃球当工具，过海向我軍投誠了。

乙：好！弃暗投明。

甲：王黑子他們一回来，就要求見見解放軍的广播員。

乙：見着你們沒有？

甲：見着了。跟我們談了好一会儿，临分手，王黑子說：“为

了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我要送给你们一个纪念品。”

乙：什么纪念品？

甲：送给我们一个篮球。

乙：篮球？

甲：对，就是他抱着过海的那个篮球。所以我们那儿开展球类运动很有条件，打球不用花钱买，经常有人给抱过来。篮球、足球、排球都有。

乙：好么！

甲：就是没有乒乓球。

乙：那么小不顶事儿啊！

甲：再说王黑子，我们把他送到家乡去了。敌人知道这个事儿啦，一想这不行啊！老听广播，都往那边蹭跬呀！

乙：是啊！

甲：后来又研究出一条“妙计”来。

乙：什么“妙计”呀？

甲：每人发两团美国棉花。

乙：干嘛？

甲：站岗时候把耳朵全堵上，上岗之前，当官的来检查：“怎么样，堵好了没有？”“报告！堵好了！”“混蛋！堵好了还听见我说话？使劲往里塞！”

乙：瞎！

甲：重新又塞。“这回堵好了没有？”（学蒋军士兵作傻像）……

乙：怎么不言语啦！

甲：不敢再言语啦！再言语还得往里塞呀！（学比手势装听不见）
“去吧，站岗去吧！”你琢磨琢磨，弄俩聋子站岗，受不了受不了。

乙：纯粹是摆设。